

歷史與空間

中國夢文化之鄉

中國的夢文化，源遠流長，而且有自己的民族特點。西方人如弗洛伊德者，他的《夢的解析》多從人的生理角度進行分析探討，而中國夢文化更注重從人的心理和精神層面來研究闡釋。因而，古往今來，以各種夢為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，在中國文學藝術史上佔有重要地位；其中成就巨大、影響深遠的首推明代大文學家、戲劇家湯顯祖所著的《臨川四夢》，又名《玉茗堂四夢》。而「四夢」中的《邯鄲記》，或稱《邯鄲記》，又與湯顯祖自己的生涯有密切關係。所以有研究者認為，湯顯祖寫《邯鄲記》，是對他本人18年坎坷仕途所作的一個總結，問世後在社會上和劇壇都產生很大反響，堪稱以夢為題材的傳世佳作。

顯然，要研究中國的夢文化，邯鄲是不可或缺的探源之地。到過邯鄲的人，都會深切感受到，邯鄲無愧於中國夢文化之鄉的稱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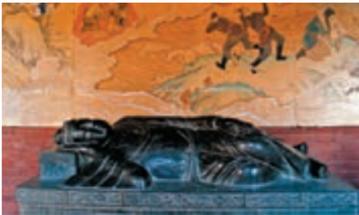
關於夢，我以為可以分為兩大類，一類是脫離實際胡思亂想的幻夢，俗稱白日夢、黃粱夢；另一類是有實際目標但當前尚未實現的想像，可稱之為理想夢。邯鄲流傳的夢故事，以白日幻夢為大宗，諷刺意味甚濃，勸誡功能很強。

到邯鄲尋夢，黃粱夢呂仙祠是必到之地。邯鄲位於河北省最南端，與河南省毗鄰。此地八千多年前就有人類繁衍生息，春秋戰國時代，曾是趙國的都城，歷史文化十分悠久厚重。黃粱夢呂仙祠在邯鄲市北10公里左右的黃粱夢鎮，是中國夢文化的唯一具體遺存。唐代開元年間，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：窮書生盧生在邯鄲道上客棧裡遇到呂翁，即八仙中的呂洞賓，向他慨歎自己如何不得

志。呂仙聽罷取出一方有孔的青瓷枕，讓盧生依枕而睡進入夢鄉。夢中，盧生娶了富妻，中了進士，做了高官，立了大功，顯赫一時。不料遭人嫉恨，發配充軍。後又平反，回朝復任要職，榮華富貴。80歲時患病，皇帝賜藥也回天乏術。將死時盧生忽然驚醒，原是美夢一場；而此時，客店主人煮的黃粱米飯尚未燒熟。盧生回憶起夢境中人生的大起大落，茅塞頓開，悟到呂仙是用夢幻來啟發他。清醒後的盧生不再貪戀功名利祿，隨呂仙雲遊而去。此故事寫入沈既濟作品《枕中記》裡，湯顯祖的《邯鄲記》就取材於此。由此，「黃粱美夢」的成語典故廣泛流傳，至今仍有極強生命力，經常被人們在詩詞、文章、報告、談話中引用，經久不衰。毛澤東名句「一枕黃粱再現」（《清平樂·蔣桂戰爭》），即源於此典故。而邯鄲夢鎮，正是這故事的發生地，所以專門修建了呂仙祠，供各方遊客參觀欣賞。

中國夢文化內容十分豐富，與邯鄲有關的夢故事也並非黃粱夢一個。於是，邯鄲從傳揚、研究、欣賞中國夢文化的目的出發，在呂仙祠中專門修建了佔地300平方米的中國名夢館，堪稱目前中國獨一無二的夢文化展覽館。中國有關夢的故事極多，難以計數。名夢館展示的，只是大家熟悉的30來個，以精美的壁畫形式，敘述這些著名故事的內容。按其具體情節，分列為名人夢、帝王夢、理想夢、財富夢、愛情夢等多個專題。全館面積不算大，內容卻是精彩多姿，對夢文化興趣濃厚的旅遊者頗有吸引力。

據介紹，目前已搜集考證到的、有完整內容的、在邯鄲地區發生的夢故事，已有幾十個。歷代慕名到邯鄲來尋夢的人，無不感慨



■ 到邯鄲尋夢，黃粱夢呂仙祠是必到之地。

網上圖片
邯鄲夢文化遺存之濃厚精深。許多文人學者，在領略了邯鄲夢文化之後，留下了詩歌文章，其中不乏佳作。當然，由於盧生黃粱夢的故事影響最大，以此為題的作品佔了很大比例。清代一位名叫楊滯的官員，曾得意一時，後來卻以「遇賊退避，失陷列郡」被上司撤職建問，過邯鄲時謁盧生臥像，寫詩感歎道：「模糊世事不分明，一任凡愚強辯爭。我亦尋常夢中客，只愁夢不到先生。欲別仙祠到道周，戲占轉語卻回頭。睡時再夢為丞相，須記功名早退休。」此詩表明作者已真正悟出黃粱夢的真諦。清代另一位叫王者都的人，寫《過黃粱題壁二首》曰：「盧生夢到日，原是醒來身。自昔成仙後，何曾見一人。世情都是夢，說夢已成真。呼得黃粱醒，不如夢裡人。」這首詩顯然情緒比較消極，意象顛倒，居然認為醒着還不如做夢，這是從黃粱夢故事裡生發出來的負面感應，不值得肯定。還是當今的書法家黃綺應呂仙祠之邀而寫的一首詩精彩：「熱愛人生尊現實，夢求富貴太愚癡。笑君醒後仍飢餓，啖我黃粱飯似餒。」此詩明白曉暢，入情入理，重在勸誡眾人不可貪戀夢中虛幻的富貴榮華，啟迪人們正視現實、熱愛人生，幸福要靠實際生活中的誠實勞動努力奮鬥去獲取。這是一種應該倡導的積極人生態度，是對黃粱夢典故的正確理解。呂仙、盧生如果在天上有知，相信更為讚賞他們的今日子孫，對當年他們導演和演出的黃粱美夢故事，認知與領悟得如此深刻透徹。

書若蜉蝣

■ 葉輝

皇都戲院歷盡滄桑

皇都戲院全名皇都戲院大廈，前身為璇宮戲院，1952年落成，此為單幢式戲院，而皇都戲院大廈及商場則於1959年落成；此為碩果僅存的舊式大戲院，既印證昔日娛樂事業的風華年代，亦盛載市民的集體回憶，2017年獲評為一級歷史建築；璇宮戲院由建築師劉新科及1950年的香港測量師學會主席George W.Grey所設計，1957年底結業後，與毗鄰地段重新發展成商住建築物，地下停車場則改建成三層商場；創辦人歐德禮於1952年至1957年將大量世界頂尖古典音樂與西方歌舞表演帶到璇宮戲院，而此座地標在上世紀50年代猶如大會堂，充任文藝平台。

音樂歷史專家周光業有此說法，曾參與1941年香港保衛戰亦當過戰俘的歐德禮於戰後百廢待興之時以商養文，「也將香港邁進國際音樂藝術版圖，為10年後大會堂開幕積累軟體經驗，如演出贊助、宣傳、購票、培養聽眾等，歐德禮幾乎隻手改寫香港演藝發展歷程，功不可沒。」

話說1940年代末，內地局勢動盪，大量上海人於北角聚居，北角在上世紀50年代及60年代初的「小上海」歷史時空和洋化面貌，璇宮戲院在此時代背景出現；易手後的璇宮戲院改名為皇都戲院，於1959年2月8日開業，其後在60年代主要放映西片及國語片，到上世紀70年代初加入嘉禾院線，遂締造港產片的黃金歲月，到皇都戲院看電影就成為很多北角街坊及戲迷的集體回憶。

就在1960年2月，皇都戲院首度公演粵劇——麥炳榮、鳳凰女的大龍鳳劇團於此上演《雙龍丹鳳霸皇都》，演粵劇與放電影的場地二合為一，乃舊式戲院的特色；及至上世紀70年代，本港一度盛行海外歌舞團表演，而皇都戲院亦為廣受歡迎的表演場地，曾到此表演的包括日本松竹歌舞團及台灣藝震歌舞團；而說到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演出，可能為1970年8月隨台灣凱聲綜合藝術團而來的鄧麗君。皇都商場的大多店舖仍保留昔日格局，老店諸如輝煌洋服、溫莎髮廊、公主眼鏡等陳設及店舖燈箱懷舊風味甚重，恍如時光隧道；皇都戲院的收購行動已到尾聲，商場十舖九空，破舊落寞，令人難以想像此地曾為潮流指標。

著有多本戲院歷史及流行文化書籍的黃夏柏聲稱：「文化場地得來不易，而大會堂於1962年啟用，追溯走過來的路，璇宮無疑具有推進意義。」

導演趙良駿自小在北角長大，他指出昔日皇都戲院就是品味的代表，他於2017年初的訪問中有此解釋：「我們不要只當皇都是一間戲院，其實雲集各種好去處，皇都二樓就是當時最好的上海菜館雪園，不僅烹調最地道的上海菜，更充滿傳奇，廣為人知的偉倫唱片公司剛好開在皇都商場內；皇都更有一間優質恤衫店……雖然當時並未有商場概念，但皇都蘊含眾多特色，有最好的唱片公司和自訂恤衫店，就是《號外》開始時期所追求的那種『品味』。」

詩詞偶拾

■ 李潔新

維港晚景

落日錦輝灑岸邊，海風爽朗拂胸前。
遼廓維港暮煙淡，鑲金荊花炫目鮮。
排浪遠馳雲煙下，船蹤近駛雪濤掀。
瓊樓迭嶂影逐水，復宇燈檠光燭天。
明星道橋遊侶聚，笑鬧歡娛情正酣。

天壇大佛

霞蔚雲蒸木魚峰，金佛矗坐寶蓮中。
慈眉慧眼察物勢，厚掌赤足發恤功。
驅邪佑港享稔泰，招祥禱國更威榮。
經聲梵語隨風起，仙境聖地樹蔥蘢。
白玉梯級接高壇，青碧相陪上紫穹。

豆棚閒話

■ 羅大佳

石磨

鄉下農村，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石磨。

石磨由石匠用石頭雕琢而成，有大有小，共有兩層。上磨、下磨和磨盤、磨架。上磨和下磨都是圓圓的，好像一對孿生兄弟。上磨下邊有、下磨上邊也有齒輪，它們中間都有個洞，洞中一根木棒，把上磨下磨串起來，讓它們圍着那根木棒轉動，那根木棒被稱為磨心。磨盤也是石頭做的，像一把芭蕉扇，兩邊有淺淺的圍牆，把兩扇石磨圍在中間，扇把子一樣的槽口是磨盤的過濾物出口。此外，石磨上面還有一個圓圓的小洞口，那是放進食物的地方，至於上磨中間那根鑲進去的彎彎木棒，那是磨把，手抓磨把，輕輕一推，石磨就開始轉動工作了。

石磨可以推乾作物，也可以推濕作物，可以磨麵粉，也可以磨豆花、豆腐、湯圓，還可以磨糯米麵和豬食料。石磨磨出的米粉白花的，十分好看。童謠「上石崖，下石崖，白鬍子老頭鑽出來」，就是指的石磨。這裡的「崖」字是川西南方言，讀「ai」。石磨磨出的豆花又嫩又香，是農家地方特色菜，至今有的飯館還打着「石磨豆花」的招牌。石磨磨出的豬飼料主要是玉米，豬長大了，該添膘了，那時候沒有添加劑、催肥劑之類的化學飼料，農人就將玉米裝在水盆裡用水泡漲，用石磨磨成漿糊，在鍋裡加水煮熟後，給豬兒吃了，豬兒就會長得肥嘟嘟的。除了玉米外，給

豬兒添膘的還有紅苕。把從地裡挖回的紅苕洗乾淨，砍成塊狀後放在鍋裡煮爛，餵給豬兒吃了，一樣長膘。別看那時窮，但玉米和紅苕農村地裡可不缺。

北方的石磨，是用驢子來拉着轉動，人站在旁邊，只需餵料即可。川西南農村的石磨是用右手來推動，從右推到左，再從左轉到右，一圈一圈地轉着。掌磨人左手則拿着木勺子，將食物舀到磨心裡。這時候如果有人伸出右手，在磨把上搭把手，幫助轉動石磨，掌磨的人自然要感覺輕鬆一些。

有一年夏天，父親從玉米地裡搬了些苞穀回來，搬下玉米籽在飯盆裡泡了一陣後，準備磨嫩玉米饅饅。嫩玉米用石磨推成稠糊，裡面用切碎的辣椒和茄子做餡，在柴火鍋裡蒸好後，就成了又香又甜的嫩玉米饅饅。現在這種嫩玉米饅饅成為川西南地區的一種小吃。

那天天氣很熱，父親推磨時要我去幫搭把手，我嘴裡答應着，身子卻遲遲沒動。父親滿頭是汗地推着推着，忽然停下走來，在我的屁股上拍打了兩下，問我為什麼不動？我哪着小嘴，生氣地去幫他推磨，但小手搭在磨把上，只是隨着磨把轉，根本沒使勁。不知父親是沒察覺還是怎麼回事，沒有責備我。

多年以後我才明白，當年父親其實不是要我來推磨，而是要把我培養成從小熱愛勞動的好品格。

生活點滴

■ 翁秀美

回家

婆婆突然要回老家，怎麼也勸不住。

婆婆來南方近四年，南方氣候溫暖，適宜老年人。我和愛人都以為她的晚年就定在這裡了，沒想到去年底一次意外摔倒讓她老人家無奈地躺了好多天後，毅然地說回老家。

所有人都不同意。

擔心她回家受不了冷，馬上降溫了，家裡會更冷，她說沒事，老家有暖氣有電熱毯再不濟還有好幾床厚被子。擔心她回去後要自個做飯洗衣了，她說沒事，有你哥嫂呢。擔心她回家沒人陪她說話，她說沒事，家門口有好幾個要好的老姐妹常來串門子。然後，再說不出什麼了，只好說你要想我們了怎麼辦呢？婆婆笑笑說那我就還來，我只要還活着就來。每個人被她這一招打擊得無還手之力。

婆婆回家的事情確定之後，家裡電話頻繁地響，多半是老家的親朋，找婆婆的，聊啊聊啊，問或放聲大笑。婆婆少有的興奮。

下班回家照例先收衣服交給她疊，然後坐在她身邊摘菜說閒話。婆婆針線活一級棒，一家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從她手下產生，給她買的衣服袖子大了，便手工拆改，針腳綿密

貼服，近幾年眼睛不太好使，也不做了。婆婆也燒得一手好菜，終是年齡大了，不讓她做。但她閒不住，把家裡收拾得乾乾淨淨，桌面從未見灰塵，每天收回來的衣服，必疊好歸置。模樣清秀的婆婆坐在一堆亂衣服中間，實是世上最溫暖的畫面！她覺得頑固而認真，一件衣服必無數次摩挲直抹平。我放下菜，舉起手機，邊和婆婆說話，邊錄下她的一舉一動。我想說媽你別回了，我捨不得你。話到嘴邊卻變成了：媽，你真漂亮，你要是識字，一定是位美麗的大家閨秀。婆婆輕輕地笑了：對嘍，識字的話就能讀書，寫信，看看報紙也好，現在只能疊疊衣服了。

即使疊衣服也是漂亮的啊。我的眼淚下來了，為什麼以前沒有注意這些，沒和老人多聊聊。我以為婆婆會一直在身邊，時間長着呢，從沒想過她這麼執著地要回老家。每天下班回家，我大聲「媽」，婆婆必定站起來招呼「秀美回來了」，我一度覺得婆婆囉嗦……當日尋常之景，盡成珍貴記憶。

走前一星期，一群孫子孫女來看她，重孫子拉着她的手不肯放，讓她得意地煩。

那天早上，婆婆四點起床，收拾妥當，麻利地上車，問暈車嗎？答不暈。要回家了，婆婆顯得快樂，走路腰挺得筆直。機場過安檢時，瘦小的婆婆抱着棉襖孩子似的向前擠，也不說一句告別的話，我期待的千叮萬囑咐然後灑淚而別的場面沒有出現。也許，老人就是想回家看看，過一段時間就會回來的。

陪婆婆回家的三哥打來電話報平安，說了一個飛機上的趣事：婆婆坐在中間，因貪看窗外白雲，窗邊的外國人主動與婆婆調換了位置。直到下飛機，婆婆眼睛沒離開過飄在藍天裡的雲朵。可以想像，婆婆那充滿孩子氣的驚喜的眼神。婆婆九十高齡，第一次坐飛機。

婆婆終於回到老家，精神大好，身心俱暢。我和愛人放心之餘，也更理解家對於一個人的根本意義。老家，有婆婆一生的記憶，有一大家族的近親遠親，有從小一起玩耍的好闺蜜。什麼時候回去，家，都在等着她——那是她的生命之根，精神支柱，拋不開的念想，丟不下的家園……

來鴻

■ 梁公隸

悼許曉暉女士兼祭文（轉載）

許曉暉女士，正值四十四歲盛年，不幸於2018年杪與世長辭，為戊戌十月廿六日申時。認識她的各界朋友，莫不感到難以置信與哀悼。我認識許女士的時間很短，卻是忘年之交，一見如故。她看過我寫的文章多年，兩年前因辭官賦閒，突來相晤，後更帶二小女常來聽中國文化講座及參與易學班，風雨不改，直至她去世前二十天，仍伴着女兒上課。她說把我的十五萬字文章全看遍，在一年半內學通了易理與三教、中醫的關係，更用自己的文字在《信報》每周撰文，弘宣中國文化，這是非常獨特、真誠與聰慧的奇女子。她年紀大於我，稱我作梁老師，我卻羞愧沒教她們什麼，當之作朋友與知音。今逢知音之逝，憶昔流光片段，恍如昨日。

凡認識許曉暉的人都知道她很喜欢古文化、有愛心、為人謙厚、聰慧明辨，她至生命之終期，只有兩個心願，就是希望女兒能立德成才，扶持中國文化之不衰；二是希望中華民族與文化廢揚永久，待出聖賢。所以她帶二女四處尋師訪學、陪伴上課，學詩詞、學書畫、學武術、學舞蹈；又出任多處文化顧問與每周撰寫文章，此是慈母之愛與君子之風，是當代女性之典範，可謂賢慧於閨閣而抱志於家國。

坊間人說她因做不到正局長而鬱鬱不樂，那是絕對不正確的。她之辭官早退，是因為健康日退與想陪伴孩子。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，見其手上肺經的大淵穴發黑，相告應肺

部有重病，勸勉體弱不能與人握手，因人有病氣，故古制拱手禮；她說：曾握十萬人手，工作相當操勞，已感呼吸不暢，步履緩慢；兩年後更突然肺積水，入院抽了一升半水，初無事，兩日後突與世長辭。這可能也是一種解脫，不再受苦。她一早已知有病，仍不顧醫，可見她並不畏死，更曾云：「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並長久，希望盡量做些有意義的事。」非常可敬，所以我們別太為其壽夭而難過，她並不畏死。只是兩個女兒很可憐，十歲便要喪母。她也說過：「孔子的單親，他能正面地發奮，是青年孩子應學習的。」希望兩小孤雛，都能明母親偉大的意思，努力地做個好人。

許女士本身是天才，為劍橋大學一級畢業，又在清華與哈佛留過學，年薪過百萬，但棄之、減薪作公務員，是一心為社會建樹之本懷，故很用心做事，無奈命與仇謀，機不予之，退不長久，甚嘆人生就是一場夢，夢本無常。她說，之所以對中國文化有超然的熱愛，是因為追隨過南懷瑾老師學習十多年，她深信中國文化有其高明的底蘊，不是近代所貶損之況，而亦深深嘆中國文化衰敗，乏繼若斯，為之下淚多次。她同嘆南老亦無人能繼，漸有假冒南老弟子之徒以嘩眾，唯其謙厚，不作波瀾，但常憂民眾受騙，又憂中華文化核心失傳，她生前最後一文，是寫《先損後益看一帶一路》，就是其憂國憂民之心。若以此心及此才，天再予康健，她必是政府中最好兼最有民望之官員。

而又豈能以一小小局長之職能概盡其才德？

在她的介紹之下，我同伴隨見過許多當代漢學家，如德、法、美、日、韓與內地名人，但她總溫順不宣地默默感慨：「漢學家原來骨子裡不信漢學，只當興趣和論文，不相信漢學最高之成賢作聖與天人相應。」那是非常有識見的。所以她對一切宗教之教人德性，非常尊重，乃至自身也素食不殺，悲天憫人。多年前更參與淨空老法師的漢學院，推揚古文化，無奈一波三折，終又自去；也是她介紹淨老法師給我認識，老法師非常歡喜我們參訪，囑咐要弘興國學，更步行送至門前揮別，想不到此年之春，竟成永訣。或就借用淨老之言：「我們肉身滅了，其實並沒有死，只是換了另一種形相生存。」只要在短暫的生命中，做到為人為公、不自私自利，不管創不創出成就，只論問心無愧、盡了責任，已叫「成位乎其中矣」！

今值隆冬，晨撰斯文，我仰察天際，只見遠空中又多了一顆明亮的星光，那就是——許曉暉女士。她雖短暫地在地上伏息，但永恒地在天邊閃耀！現在只回到其應居之所。

2018.12.4

（曉暉的丈夫翟晉：請各位與Florence有緣的朋友，大家一起為她祝禱禱，菩薩需要她，先把她帶回去，一個大善人，委以新的重任。她若如人間菩薩，將長活在我們心中。我相信，她的緣分還在人間起着作用。）